

这里能听见心跳

古枫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古枫 生于天津，自幼随父母举家迁居唐山，与煤矿结下了不解之缘。闲暇时多靠文学创作打发时光，写过小说、散文、诗歌，其作品常见诸报刊，出版的散文集《江上有好酒》曾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并获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年已耳顺，仍痴情笔耕，凡有文章写成，即与朋友共享，品头论足，以为乐事。

这里能听见心跳

古枫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里能听见心跳/ 古枫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511-1284-0

I. 这… II. 古… III. 杂文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859 号

书 名: 这里能听见心跳
著 者: 古 枫

责任编辑: 冯 锦

封面设计: 张霖生

美术编辑: 许宝坤

封面题字: 杜占存

封底篆刻: 赵剑鹏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远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284-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诗意的倾诉（代序）

靳亚利

几年前读过古枫的散文集《江上有好酒》（新华出版社 2007 年出版），从那时起，古枫的名字就深刻印进我的脑海里。一位作家创作生产了作品，而优秀的作品又为这位作家带来了声誉。古枫就是因为其创作生产的一篇篇散文佳作，让我刮目相看，并心怀一种敬意和喜欢。他的散文作品占有了我部分的阅读时间，是我喜欢阅读的那种。这一阅读，可以为我带来赏心的愉悦，带来美好的情感，带来明辨的哲思，尤其是他近几年创作的散文作品，更是让我寻来阅读，以此来慰藉和满足心灵的需要。

有一次古枫来省城办事，我们相见了，我夸赞他说：你的散文是越写越好了。这个越来越好，是指作者以往的作品和当前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的。他以往的作品当然也很好，而今天的作品确真真地又更上一层楼。他近期的散文作品在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质朴、率真，富有一定的思想的同时，又娴熟地将自己浓郁的情思，智慧的机敏和幽默的雅趣，不经意地嵌入了自己的作品中。散文的概念范围很广，一个作家如果想让自己创作的散文走向艺术的上乘与极致，那无疑就必须让自己的散文作品，越来越贴近文学的散文，并越来越趋于艺术化的表达。只有这样的追求方可使自己的散文作品充满魅力，富有鲜明的个性。这犹如我们去参加一个盛大庆典宴会，在那儿我们见到了许多穿戴漂亮考究的嘉宾。而过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又挥之不去的，一定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哪一位绅士或淑女。古枫经过了多年的散文创作实践，



已深谙此道。他在近期发表的散文中，已经凸现了自己所有的艺术语言的魅力和个性。这就让他的作品在众多的散文作品中，区别其他的散文作品，而给人们的阅读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人们久远的珍存。

古枫近期发表的散文作品《这里能听见心跳》、《最后一次远行》、《我的井下生涯》、《老物件钩沉》、《红宝石戒指》、《访美散记》、《血色如画》等篇章，都是以自己独有的，充满个性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倾诉的。

“陵园的门虚掩着，两侧的房门却紧锁着，看不见人影，听不见声音，摇曳的棕榈树如婆娑起舞的忠魂，啾啾的鸟的鸣叫又极像战斗间隙中流弹飞过的脆响，似乎有硝烟的味道扑鼻而来。围墙绿色的琉璃瓦檐头蜿蜒着直隐入雾霭，眯眼望过去，正是一支部队在急行军，动作很轻，虽脚步匆匆，却静寂如梦。啊，这里真安静。”

这是作者在《这里能听见心跳》一文中的一段描写，是作者古枫赴云南学习考察时，他慕名走进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建成的一座陵园。由于他的专注和凝神，由于他对烈士深切的怀念与敬仰，他走到陵园门前的那一刻，他的视觉、听觉、嗅觉、心灵都一起张开了触角，它才有了这颜色、声音、味道以及心灵感知融会的活灵活现的传神描写，使读者跟着他不觉中进行一次全身心的洗礼。烈士们是为国捐躯的，他们理应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是一队长眠着的战士，而正因为他们是战士，为祖国为人民他们的灵魂永远警醒着、战斗着……面对这精神生命的鲜活、不朽与崇高，作者没有昂扬的议论，没有虚幻的说教，只是在这美丽的、安静的、理性的、挚情并充满诗意的描写中，淋漓地展示了自己在陵园门前的深入心灵，深入骨髓的那种感受和体验。这正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智慧，不断进入创作佳境，不断调动起全身心的创作激情，孕育、滋润、生产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精神果实，使这一收获甜美、感动、激励了读者，同时而甜美、感动、激励了作家自己。

古枫不仅对触景生情描述的如此令人羡叹，且对人物的描写同样落笔不凡。看他在《最后一次远行》中描写父亲时的一次表现：

“我和二哥、二妹都给他买过手杖，有黄山的，张家界的，还有不锈钢的，手柄上镶了玉石的，甚至像雨伞似的可以自如伸缩、还配了照路光亮的。

父亲总是轮换着拄了出去，逢人就谈起手杖的来历，自然牵动了一段父子（女）情。我由此深知，支撑父亲敢于面对风烛残年的不是手杖，而是我们兄妹六个在他心上的分量，尽管我们表现得并不出色，可他愿意为了我们活着，为我们操劳。”

作者就是这样不着印痕地将自己的情感与认知，由物及人及情的自然流转，就像从大山里流淌出的一条清溪，缓缓地流进了读者的心田，在那儿滋润出一介绿茵……儿女的孝敬之情，父亲酷爱每一个儿女之情；父亲因儿女的孝敬在人前释放的骄傲；为了儿女，父亲不惧衰老，坚强快乐地生活着……这一切，都因父亲手中拄着的手杖，而缠绕在一起，纠结在一起，且开出亲情芬芳的花朵，结出人性之美的果实。在这一场景中，作家对父亲的描述着墨并不很多，但却简洁、硬朗地勾勒出父亲栩栩如生的肖像，让人读了不能忘怀。作家在《最后一次远行》中对父亲的描述有许多的场景，都值得读者赏读和品味。凡是优秀的散文作品，作者在创作中，以把自己的主体情绪同客体融为一体。随着描述的进展，掌握各种不同的角度，用最为凝练、形象、质感的充满诗意的语言，尽情地将要表现的描绘出来。因作家将自己的情感浸透了人和事物，因此这散文便有了巨大的魅力，使读者，禁不住深深陶醉其中。读者在舒缓沉溺的阅读中，品味中，渐渐愈来愈惊奇和赞叹作者，对人和事物的细致观察，及对日常平凡生活的新颖发现。

下面让我们再读古枫《我的井下生涯》中的两个小片段：

“去工作面下出口启动电门时，我俩走个对面。我说来子尽干美差，他说：都说哥就这好命，肥得屁眼儿流油，不是哥吹，这会儿你嫂子把酒早就烫上了。我说没准给谁喝呢。他大笑，我更笑。笑意还漾在脸上，工作面就传来呼救声。原来，来子强行启动运输机，造成电机移位，把来子生生挤在一棵支柱上。发现时，来子已不能言语，眼见得口鼻渗出血来。我们用绞车摘了他身后的柱子，他才被拽出来。我们抬他迎着救护队跑去，可太迟了。其实在出事的那一刻，他已经气绝身亡，下身也有湿漉漉的液体淌出。虽看不清，但我知道那不是油，是血。刚刚五分钟过后，所有的诙谐和笑柄都远离了他的躯壳。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会议室里压根儿听不到笑声。那以后不久我也受了伤，是那种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伤，但险些要命。”

在这一片段的描述中，作者使用冷静的笔触，不动声色的为你叙述了井下灾难降临的无常，生命凸显的脆弱及被命运捉弄的无奈。这就如一个人，快乐的唱着歌，行走在大平原上，突然间就掉下了万丈深渊，粉身碎骨，永远告别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这让人毛骨悚然，恐怖异常的同时，更加小心翼翼的面对生活，更加百倍的珍爱生命，更加认真精细的工作。在井下工作任何的松懈、疏漏和粗心大意，都会为我们带来致命地打击和伤害。作者没有去呼吁安全生产，没有去讲什么珍惜生命的道理，但是通过这形象逼真，力透纸背的描写，已经让人们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警钟长鸣。同时也让领导者叩心自责，我们运行的规章制度是否应该更加完善，督查条例是否应该更加严谨。这就是文学和语言艺术的魅力，它产生的拯救力量和深远影响，将远远大于一般泛泛的宣传和教育。生活从来都是五味杂陈的，不仅酸甜苦辣混合在一起，且悲欢离合，美丑黑白也流转其间。所以怎样认知生活，并不断从生活中有新的发现，用自己饱蘸激情的笔，将这发现绘声绘色、诗意地呈现给读者，使读者从作家创作的作品中获得启迪、清醒、抚慰并感受到生活的激荡、振奋和蓬勃。让这生活，不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平凡、普通、琐碎，而是充满了温馨、崇高、和希望……

《我的井下生涯》另一段细节的描述同样精彩绝伦：

“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感到浑身散了架一般瘫坐在地上。我刚注意到井口已经挤满了家属，在询问井下的安危，把我们团团围拢了。我们不得不脱去湿透的衣服，靴子里塞满了泥沙，需要人帮忙才能脱下来。我们七个人都脱得赤条条的，并不在意周围的女人们。倒是许多女人们主动过来为我们拧干衣服，甚至有的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那种纯真无邪的情谊至今让我难忘……”

这一细节的描述，仍是采用了不事张扬，平静舒缓的方式。作者平静地叙述刚刚从地狱之门走出，获得了新生的矿工们（当然这里也有作者本人），在围观的女人们帮助照顾下的感人情节。这富有诗意的语言，简练、形象而有张力。这语言蕴含着至善至美，跌宕起伏的情怀，文随情移，宛如群山的起伏，江水的涌动。在读者的脑海里增补着、丰腴着一幅一幅人性大美的图画。刚刚逃离灭顶之灾的矿工们，赤身裸体，且已筋疲力尽、瘫软如泥。这



时围观的女人们早已没有羞涩和性别的差异。她们面对新生的矿工们，像面对新生的婴儿，用充满母爱的心灵涌上前，为他们擦拭，并脱下自己的衣服，为矿工们披在身上……这充满挚情，充满善良，充满美德的组画，怎能不砰然撞响读者的心扉，继而使其泪水夺眶而出……作者用这种艺术手法感动了读者，从而使其心灵受到净化。这一描写印证了作者诗意化叙述的日臻成熟和完善，并有了巨大的收获。一篇感动了读者的好的散文，都是作者在生活中和所遇人物、景物、事物碰撞后，在其心灵上闪烁的绚丽的光焰，这是作者用以描绘真善美图画的多色元素，也是作者倾诉心声的七彩琴弦。真和假，美和丑，善和恶，黑和白，虚和实，爱和憎都在这儿汇聚、集结，并接受作者的裁判，给予歌颂或诅咒……作者在这充分的酝酿中，被其骤然感动，继而化气，化血，化情，凝结笔端变成文字，感动振奋万千的读者。

古枫在近期所写的数十篇散文作品中，都体现着他的美学追求及对诗意个性的凸现和展示。像在《老物件钩沉》、《红宝石戒指》、《访美散记》等篇章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都给读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从而引领读者感悟生活、追求生命的真谛，快乐、幸福的穿行在属于自己的这一段时光中……

通过阅读古枫近期的散文作品，感觉到他那宽阔、厚实的生活库存和愈加娴熟的艺术表达方式。这两者贯通融合，使他的散文创作呈现更好的态势。他勤奋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的作品绚丽多彩、丰厚立体、蔚为壮观。读者有理由为他喝彩，并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散文作品问世。让我们翘首企盼，聆听和阅读古枫新的充满诗意的倾诉和美文。



目 录

诗意的倾诉（代序）	靳亚利（1）
绿色并不遥远	（1）
大漠孤烟多豪情	（5）
黄河入海流	（9）
天山为你喝彩	（16）
春到蔚州	（20）
我井下的窑哥们儿	（27）
石头记	（36）
矿工老哥温大维	（42）
最后一次远行	（47）
寸草开滦心	（60）
访美散记	（62）
这里能听见心跳	（80）
家中的老物件	（85）
行者坦荡	（91）
红宝石戒指	（97）
就想往前走	（103）



生命诚可贵	(106)
鹤发童心常作文	(112)
煤海高歌动地来	(120)
老剑独锋利	(124)
勇者	(130)
才女是玫瑰	(136)
交友不悔	(139)
情驻方寸间	(144)
七天七夜九龙镇	(148)
悲壮的废墟	(152)
汶川记忆	(156)
连线玉树	(160)
感动重逢	(165)
寄语春天	(171)
最是一年春好处	(173)
四季常青话《老哥》	(175)
夏日絮语	(178)
血气方刚话“老哥”	(180)
《矿工老哥》当亲切	(182)
秋思	(185)
为有暗香来	(187)
阳光最温馨 连着矿工心	(189)
田园清风	(191)
生命的火花	(193)
挖掘拯救我们的灵魂	(195)
党的光辉煌照我心	(199)
源于心曲的文字	(203)
路条背后的故事	(206)
小草不会忘记	(211)



小镇没有信号灯	(215)
血色如画	(218)
永远的父亲	(235)
有您前行我们不怕	(238)
好人一生孤独着快乐着	(241)
怦然心动（后记）	(244)
文似好酒沁心脾（跋文）	杨立元 (246)



绿色并不遥远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的黄河。在这里河水是由南向北奔涌着的，一路挟持了荒凉和悲壮，吟诵着千古的绝唱。2009年开滦冷冻队在黄河的东岸驻足破土开疆，他们背靠沙漠，面朝贺兰山，又把一份特有的豪迈和跳跃的音符融入了黄河。黄河在这段流程中，因此变得深情，变得精彩。

工地径直走进了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四周是绵延无际的沙丘，真正是没有水，没有草，鸟儿也不飞，荒凉得使人却步。可开滦冷冻队的勇士们来了，他们破沙开路，第一家在沙漠中扯起了帐篷。为了抢工期，他们等不及送电，等不及送水，靠车拉，肩扛，手拽，硬是把上千吨的设备从几公里外运至现场。采访中询问起最初的艰难，大家都流露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激动。老班长张起静说，刚来时那叫一个苦！说是路，车一进就崴泥，只好连推再拽，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渴得嗓子眼冒烟儿，嘴唇全裂了。但是大家还是豁出命去干，一是工期紧，二是不能压车，那都是钱。我们来时正是刮风季节，沙子抽在脸上生疼，昏天黑地，对面不见人，顿顿饭里有沙子，不吃又不中，倒是经饿。最紧缺的是水，买来的水还都是黄泥汤子。我问能洗澡吗？他说洗啥？喝都困难，我整是一个多月没洗澡。“反正媳妇也不在跟前，洗给谁看哪？”张起静嘿嘿笑了。我想陪他笑，就是笑不出来。我们是站在冷冻站的外面说这番话的，不远处的沙海正奔腾着细浪。沙幕中，我分明就看到了一副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壮怀激烈的场面！

这里虽说是“大漠沙如雪”，却起名叫红墩子。红墩子是工地更是家，在员工心中的秤盘上，这个家的分量比什么都要重。到2011年5月，他们背井离乡到三千里外的荒漠奋战就整整两个年头了。寒暑更迭，冷暖交替，200多名员工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他们中间，许多人的亲人病了，甚至故去了，他们却因工作紧张脱不开身，只能把思念和悲痛埋在心里；许多人的子女考学、结婚，甚至父母过生日，也只能用手机捎去鼓励和问候；许多人面临生活和前途的选择，甚至是要对象还是要红墩子，他们选择了红墩子。有个叫刘伟的80后，翘起的嘴角愁也是笑。他是工地的钳工，活计上是把好手。他说谁不想家呀？我们两个月回趟家，走的时候不是舍不得媳妇，是起大早偷着走，怕儿子醒了哭，不让走，拽着不撒手。可是队上人手少，一个萝卜顶好几个坑，耽误不起。去年我姥爷病故，家里来电话让我回去。可当时车间正运转缺人手，真走不开，总不能带着机器走啊。我就和家里说明了这里的情况，没有回去。去年11月份，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姥爷的墓地，烧了纸，磕了头，请求老人家原谅。我姥爷那人厚道，准不会记恨我。述说这段经历时，刘伟的嘴角依然上挑着，使人感到他内心的坚忍与他的年龄并不吻合。但只要细心望去，你会发觉他的眼睛里早就噙满了泪水。



有个叫王健的技术员，是文科大学毕业，却阴差阳错干起了冷冻。他刻苦钻研业务，书本上学，实践中干，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冷冻的关键技术，并能独立操作。从冻结造孔到使用测斜导航陀螺，他都能独当一面，已成为队上的骨干力量。王健在红墩子工地上表现得非常优秀，泥里水里都拿得起放得下。但因为长期野外作业，又极少回家，工地上除了男人还是男人，对象一直没搞上。沧州的父母急得三天两头来电话催他回家谈对象，他都因为工作忙耽搁了。我去时，王健在工地上已经坚守了三个多月，刚刚回沧州。返回唐山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问王健你在沧州吗？他说我已经回红墩子了。我问这么着急回去呀？他说下一个工程快要中标了，一中就得忙，在家也待不踏实。我问对象搞得咋样？他先笑后说，又见了一个，人家嫌我长年



在野外，就拉倒了。父母着急，我也挺烦心的，不过工作一忙就顾不上了。这都第三个了，不新鲜了。我说好戏压后台，有更优秀的等着你呢。他说对这事看得很开，列宁说过，面包会有的。沉默片刻后，电话两头的我们同时会心大笑了。

温栓祥是工地抓生产的副经理，已到快退休的年龄。他跟我说，在沙漠里待长了谁都想家。可真的回家了又吃不香，睡不踏实，心里老放不下红墩子，你说怪不怪？其实我清楚，那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是一种责任的驱使。温栓祥家住唐山的刘庄，去年10月通知拆迁，限期租房搬家，家里来电话催他回去。正赶上工地上风井设备拆除，副井忙于运转，咋算计也离不开。他就在电话里和媳妇商量，让她想办法解决，自己依然坚守在工地。为安全拆卸设备，他每天爬上爬下，冷凝器的顶端漏氨，他不顾自己安危，戴上防毒面具，爬到六米高的地方去处理事故，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在风井设备拆除过程中，温栓祥天天盯在现场，他的家里都是身单力薄的媳妇顶着，是雇人搬的家。我们到工地采访期间，在冷冻站里，我看见许多设备都打了捆，像整装待发的将士。也就是那时，温栓祥才得空回家，到唐山打了几次电话才找到新家。正巧新房也分派了，各家都急着装修，温栓祥偏又要启程回红墩子。他和媳妇说，刘志华经理马上要去山东工地，红墩子新工程也要进场，没人盯着不中。媳妇很无奈，她知道拦不住，就是留下人也留不住心，只好默默地为他打理行装。“丈夫期报主，万里独辞家”，假期未滿，温栓祥又踏上去往红墩子的路。采访到这些情况，我有点哽咽。下次见着，真该深深地对他鞠上一躬。

毋庸置疑，野外作业是极其艰苦的，而冷冻队进驻的都是处女地，这就更加苦不堪言。采访中，我和队领导都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为这支队伍的接班人犯愁。五十岁开外的员工已是凤毛麟角，30岁到40岁的几乎成了断层。据说，前几年招进了一些年轻人，因经不住这种天南海北的漂泊，十有六七中途退却了。真的就后继乏人了吗？我在现场和四个年轻人随意交谈，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前途命运。他们的回答质朴而坚定：

周俊（1987年生人，电工，迁西人）：“在冷冻队，领导对我们非常照顾，工资也不少，我就想长期干下去。我下班了没处去，就是学习《电工手

册》和《电工一体化》，可不想让单位炒了我。再说，我妈得了直肠癌，就等用钱呢，我就一心干冷冻了。”

史文华（1986年生人，运转工，青龙人）：“工地新进了高压机，我每天都看说明书，说啥也得摆弄熟了，老师傅万一不在场，我也不受憋。我媳妇回家就查工资卡，发钱多了就高兴，两个孩子得用钱啊！所以，我就愿意冷冻队做大了，不怕活多，我也不怕苦。”

龚有明（1989年生人，钳工，青龙人）：“艺不压身，我就是想和老师傅学技术，把活干漂亮了，到哪儿都不给开滦人丢脸。”

刘志伟（1985年生人，电工，张家口人）：“我文化程度不高，就是想抓紧时间向师傅学习，将来能顶个人使。我还没对象呢，不过我没发愁。真的干好了，挣钱多了，有人上赶着就找咱们了。”

和他们谈着扯着，我心中的坚冰在悄悄融化。沙漠虽说是荒凉的、干涸的，可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已建成了整齐的板房，有食堂、有宿舍、有电视、有亲如一家的温馨。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人格，在他们心中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地处荒漠，可绿色早就走进了他们的心里，也融入了他们的事业。

采访的几日，我一直和这些创业者们共同喜着、悲着。临分手的那一天，我独自穿越了沙丘，目光掠过了黄河，就被贺兰山阻隔了。我知道贺兰山保留了许多古代的岩画，记录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和文化。我突然想，假如有可能，贺兰山岩壁上也该为开滦的创业者们镌刻上一笔，论功、论情都不为过。



大漠孤烟多豪情

我已经记不得翻过了多少沙丘，穿越了多少戈壁，当荒凉挤满视野时，冷不丁就有一座煤矿闪现出来。近前来，迎面的竟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未曾开口，一双双手早就紧紧地握在一起。我确切地相信，我们终于到了距家2000公里之外的甘肃红沙岗煤矿，这里驻扎着荆各庄矿600多名西行创业的勇士，他们啸傲日月，搏击长空，在茫茫戈壁滩上演绎着动人的故事。

我急于想融入故事，就邀了主管生产的副矿长么民阳带我下井，走进戈壁的心脏，走到矿工的身边，看他们流汗，听他们喘息，和他们一问一答。井是深730米的深井，井口宽敞洁净，安全制度严格，便是矿长和我也要例行检查，这叫我有点身在开滦的感觉。去综采工作面，要攀爬1200米长的陡峭山路，整个行程需一个小时。我问么矿长天天走累不？么矿长笑了：咋会不累，每天走惯了，有时一天两趟，跑熟了，半个小时就能到。我想起在办公楼里看到的矿长下井带班牌匾，我们去时刚好是9月13号中秋节，记录上的么矿长却下了15个井。我们边走边谈，么矿长说刚出煤的工作面面长180米，走向850米，采高2.8米，眼下是试生产，叫劲儿的时候，必须天天盯住，咱可比东家还着急。我不由暗自慨叹：在这远离了家乡的荒漠，远离了领导的矿井，没有统计公示，没有人监督，没有人讲评，这些领导竟能埋下身子，带头吃苦，无怨无悔，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虽地处荒漠，可我想他